

女性的坦白

王剑冰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女性的坦白

王剑冰 选编

责任编辑：曾果伟 张光琼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3年3月第1版1994年10月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393,000 印数：10,001—20,000

ISBN7—5404—1049—3

I·841 定价：10.80元

目 录

初恋的情怀，新婚的迷癫，独身的神韵
……一句话，跟着感觉走——爱，是不能忘
记的。

月之吻	叶 梦 1
情话·情书·情人	舒 婷 4
爱的履历	梅 洁 8
钓鱼	张爱华 13
更为富有的时刻（外一篇）	曹明华 19
流自谁流向哪里的第一滴血	黑 孩 24
夏天落下的第一颗红豆	黄殿琴 28
一个雪日的断想	匡文留 40
三角梅	廖华歌 44
爱情三题	刘绪英 49
边缘情	张美华 54
孤独的女性	王子君 57
无悔的紫丁香	邓慧文 59
往昔·驿站	白 草 63
落花流水	王 唯 66

冬夜的梦	陈 霆 70
寄赠苍冥	晓 晶 75
为了爱情去远方	英 子 78
长夜如歌	栗中惠 80
以女人的名义	黎 早 85
雨思	李佩芝 91
夏日的情愫	李佩芝 93
桂	施雁冰 97
初恋	臧小平 10
我的三次初恋	于 君 10
渴望雨季	蒋 华 11
偶像	张 玲 11
记忆复出	张 玲 12
女人的井	郭 骅 11
好大的雨	元 元 1
低烧	元 元 1
独身不是悲剧	杨 桃 1
月，谛听着心的泣诉	荔 君 1
野柿树	董晓宇 1
永远的玫瑰	筱 玫 1
秘密	张爱华 1
无名街角（外一篇）	周佩红 1
关于我的悲哀	王静怡 1
最初的温柔	祝成侠 1
这段光阴别忘记	赵 敏 1
烛光	樊美玲 1
别这样看我	毛 文 1

我想看看你的背影	李冬梅 182
走向那片芳草地	龙 云 185
美丽地生活着	王英琦 187
女人与泪	珍 尔 195
我从金色中走来	张立勤 198
寂寥小屋淡淡情	孙喜玲 205
小黑屋	森 森 208
女人的魅力	周伟文 212
月夜品味录	伊秀丽 216
惑	陈若颖 220
秋思	田彩凤 227
去播种自己心中的一亩田	陈 萍 233
走进人生	王雅茹 238
我的角落	俞静芬 245
我与母亲不相生	王子君 249
我想有个家	邱苏滨 253
神秘的牵系	余聪丽 257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这里只能用托翁语录。

清芬的酒味	苏 叶 259
“走西口”的长途电话	唐 敏 262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268
那一天	梅 洁 274
我也这样叫她：惠	傅天琳 278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叶 梦 284

不要碰我	叶 梦 287
多磨记	于 君 290
红兜兜	张彬彬 294
男人是一本书	张菊欣 298
送别常有雨为伴	汪逸芳 303
病中吟	邓 琼 306
我和我的美男丈夫	红 红 309
空中，有只自由的小鹰	杨林勃 313
喊月亮	黄晓萍 317
丈夫戒烟	杨 泥 321
男人的感情	赵翼如 324
我和我的丈夫	郑云云 331
不肯失落的性别	芳 子 334
难捱的时刻	李淑娟 339
臭绣球	杨尊 343
女人的心	杨林勃 346
想想就累	王雨亭 350
家	陈 芬 354
做一个快乐的女人	傅 瑛 361
苦苦挣扎的女人	桂 芳 369
我和婆婆	孙小琪 367
我的节日	张抗抗 371

子宫，孕育的是历史，生命的成熟何等辉煌。女人啊，却总像长不大的孩子！

被“造成的”女人

王芳

生活的散文	王英琦 383
没有终点的人生之旅	王英琦 388
隔离	孙小琪 391
凝眸	斯 妤 397
产科病房四章	叶 梦 400
回归女性	张海声 413
心念到永远	丹 娅 416
望海	刘先琴 423
孩子别长大	刘先琴 427
今日也不属于我	韩小蕙 431
不喜欢做女人	韩小蕙 440
脉脉此情	黄晓萍 448
小小世界	项小米 454
二十世纪的一个黎明	韩春旭 464
正不知柔情千种	宋安娜 473
不要拒绝做母亲	珍 尔 481
刻骨铭心的日子	贺晓彤 485
婴儿诞生	冯秋子 493
母性的微语	尼 南 499
新生命的诞生	肖 凤 503
生命的响声	李蔚红 508
断奶	安丽芳 514
编后记	王剑冰 517

叶 梦

月 之 吻

在湖边一棵奇异的泡桐树下，一个陌生的灵魂来到我的身边，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就在那棵泡桐树下，他吻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吻。

站在我家的阳台和窗口，都能看见隔湖那棵遥远的树。

于是，很久很久不敢去阳台，不敢去窗前。

偶尔不经意地望见那棵树，脸便绯红，心儿咚咚地跳。

那棵奇怪的泡桐树知道我的秘密。我一看见那棵树便觉得十分羞耻。

我没有力量伐倒泡桐树的记忆。我只希望它记忆的绿叶在秋风里摇落，只愿它死生的年轮复盖它过去的一切。

可是，泡桐树曾经知道过。

下弦月诱惑我走入一个异样的世界：那月光下的湖好比梦境中的死海，一切都好比从水粉画夜月的境界中搬过来的。

身下的石头已经凉透，风里传来只有夜里才能辨认的植物的芳香。

溶溶月色浸透着月亮的丝丝凉意的香味儿。

其中有一缕异香是水边生长的迷魂草的芳香，这种草的芳香只有在月出的半夜，孤魂般在夜空里游荡。

那一缕异香捉住了我，脑后升起迷幻的感觉，化在那一派迷魂的芳香里了。

于是，那个陌生的灵魂趁着这一刻飘了过来，他飘落在我的身边，看不清他的面孔。

我被罩在泡桐树那一大片月色的阴影里。他用冰冷的双唇吻了我。

一大团迷魂草的香气又漫了过来。

我绵软地靠在他的肩上——那不是我想象中的男人的肩膀。

我像一个幽魂勾住了他的手臂。那手臂硬硬的像树枝，当时我并不怀疑那树枝一样的手臂。我已经吸入了迷魂草的芳香。

后来我便像太空人一样在月色里飘回我的屋子里。

屋子里没有灯，只有月色如银汁泼进一大瓢在我的窗前。

镜子里收集的月光照亮了我绯红的脸，我赶紧把它翻过去。

我用冰冷的手捧着一张滚烫的脸。

我打来一盆清水放在窗前，盆里浸着一盆冷生生的月光，落进一枚残缺的下弦月。

我用雪白的毛巾，反复擦着那一片冰冷的吻迹。

疲倦海水一样漫过来，后来我睡了。

后来我许久不敢去阳台去窗前，怕见那棵树。

窗帘让它永远地垂着。

后来我又病了很久，人们说我的病不是病是中了蛊。被山精树怪缠过。问我，我只摇头。我并不提起泡桐树的事，并不提起迷魂草的芳香。

被请来收蛊的穿黑衣的婆子一口咬定我的眼睛这么黑这么亮必定中蛊无疑。

我于是喝了她赐的茶，那茶在滚水里舒展开一簇簇紧裹的毛

尖，吐出一缕缕沁人清香。那茶在我心里荡气回肠地走过一遍之后，我便慢慢明白过来了。

于是我踏上软缎绣花拖鞋，试探着走到窗前去，撩开窗帘；并未有什么泡桐树呀！那湖的对岸，只有一片葱绿的水杉林。

那棵泡桐原来是一个梦哦！

舒 婷

情话·情书·情人

情 话

曾经为诗，也曾经为文，似乎没有专门写过情话。总是认为，情到深处当是无话可说。

原在一条街上毗邻而居，儿时极封建，所以算不得青梅竹马。后来两人都迷诗，渐常来往，一坐竟谈至深夜，当然是他来我处，门窗八面洞开，以示光明磊落。所涉话题极广，皆有关文学，虽不刻意回避，却不在“情”字上闪烁。

直到两人都成了大男大女。

彼在校在职乃至亲朋之中，已不知多少次任掷来的绣球滴滴溜满地滚。为躲避这些多情的误伤，他的背越发伛了，脸乃木着。

那一天，我从三峡远游归来，连鼻子都晒脱了皮，一身路尘。见他经过我家园子那株老番石榴树走来，步子尚镇定如常。待他推开房门，未及坐下，四目相对，已是瞭然。

于是，我将解了一半的行装扔地上，对他说：“好吧。”

过了一个月，我们结婚。

想想，真无趣也。试想重新来过，琢磨半天，恐怕仍说不出

第三个字来。

情 书

抽屉里存有不少老朋友的信，就是没有他的。他自己倒接到过不少情书，有两指宽袖珍版言简意赅的，也有四张满满意犹未尽的长篇，都被他不动声色退回去，不存。

我和他同住小岛，眼不见时咄声可闻。再说少年气盛，心事蓬勃均已入诗，不屑废话。逢文代会、座谈会什么的需赴省城，我和他也同是与会者。我们参差出门，长短回家。偶然撞在同一艘渡轮上，也是君立船头我坐船尾，分享一江水。决不联袂而行，七八年如此。

等那天对他说“好吧”，不久就结婚，忘记留过渡时间让甜蜜的情书插足。婚后倒是常常分离，信也密密厚厚紧追不舍。那一年我到了洛杉矶，他的信才迟到纽约。王渝知我挂着家信，征得我同意，拆开信口述。她在电话那头一边读一边捂口笑得咕叽咕叽，我在电话这头听得满眼是泪。此信其实是部“育儿百科”，诸如：每天给他洗澡，今天大便几次，什么颜色；昨日中午哄他吃了四片猪肝；不吃钙片奈何……通篇如此。

这类情书，本当钉着我的脚跟天涯海角去的。不过近来家中已有电话，逢外出，隔天打一次长途回家，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问：“儿子考几分啦？”他还没回答，话筒就被儿子抢走。

情话不说，情书未写，已够愧对月老。丈夫还埋怨：连个情人也被儿子挤掉了！

情人

这个“情人”与丈夫无干。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读初二，每年照例要到郊区去帮忙秋收两星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同住这家贫农的长子刚18岁，矮墩结实，叫乌球。他在村口小黑板写通知时双臂大开大合，字极尽狂草。清晨他守在村口吹哨子，男女老少跑步列队点名，让他领着去上工，他自然是全劳力，被周围几个村的姑娘崇拜着。

只和他同吃。他是家中的领导阶层，村里的政治队长呗。我则是客人。我们离开后，由他爹、弟弟、妈妈、妹妹依顺上桌。

除了嘹亮地吹哨子，他的厚嘴唇发声极有限。都低头扒饭，偶尔筷子相交，都竦然脸红，差点扔下碗筷，后来，桌上总有我爱吃的海鲜，是乌球起早赶小海所得。再后来，我回城去上课，他继续吹哨子。

他给我写信，要毛主席纪念章。接着进城运肥时，粪车上高高码着地瓜、包菜和花生，卸在我家院子小山一般。外婆只好分送四邻，又忙着留饭，装回面干、虾米和糖果，那时我14岁，还带红领巾，对他不胜其烦。吃饭决不挟他送的菜，放下筷子就回我的房间看小说。只有外婆送他到门口。外婆原是绸缎庄老板娘，对红通通不无敬意也有惧意，只有对我叹气。

不久我去插队，乌球的信仍不断，因为字迹过于独创性，乡村邮递员看不懂，存局待领。待了几次我偏不领，就不来了。他那时二十二岁，曾在信中说，村里他同年的伙伴都有两个孩子了。

过了十来年，我也结婚，和新郎去郊区采访，特意找到那个

村，居然找到乌球的家。

一对老人都很健朗，其实岁数不大。乌球的妻子也乌黑且精瘦，两个儿子已经比肩。乌球在田里。围观的村人指点说：这就是乌球那个城里学生仔嘛。

问长问短。

先介绍丈夫，丈夫嘴巴讷讷，穿一套下乡专用中山装，灰不溜秋的。村人觉得丈夫除了比较白皙之外，并不比乌球强多少，声音不觉洪亮许多。

又问我几个孩子了？我答三个女儿，我唉声叹气，偷偷给丈夫挤眼睛。大家一起振作精神安慰我：再生再生，第四个肯定是男孩。原上茶后就退到灶间的瘦女人立刻就走出来，自豪地喊她的两个儿子：“给姨端糖。”乌球的儿子果然文静有礼，叫人羡慕。

丈夫老实，看我仍为那不存在的三个女儿毫无愧色接受村人的抚慰，便提出告辞。

迎面碰上不少收工回来的壮年汉子，我戳指乱点，这个很像是，那个也有可能，丈夫恼了：“怎么都是你的老情人？”

答：“当初根本，我就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嘛！”

梅 洁

爱的履历

……N姐，到我们这个年龄，心中的爱竟像屋前那株葳蕤的松——苍郁、伟丽、深深地绿了。

三十九个春去秋来，难得一派如春的闲情，向你诉说一纸绢绢的寄托……

天黑了，亮亮的月光空空地染了我的全室。风紧了，萧萧的凄凉。他不在我的身边……

依着阳台，浓黑的一黛远山，在天边朦胧地静止，虫儿——这夜的幽灵在唧唧地响叫；一只单归的鸟儿从我的顶上哀哀地飞过。抬头，苍茫的微月勾垂，我忆念着他。漫漫地忆念啊……

初识在高高的秋夜。

我从南方来。一卷裸着棉套的薄被、几本书、一只扁担……我穿着草鞋从南方来，到那所高等学府去念书。释然的心似如归的鸟，一路唱一支少女的歌。北上的列车载着我抑扬的向往和喜悦……

南来惶惶的我，走出堂皇的站台。伟丽的都市、庄严的钟声，催我快乐地浸在如雨的泪中。

华灼灿烂的夜拥爱着我，古都秋凉的风拥爱着我。沿着宽坦的长安街，我走向快乐的迷离……

他向我走来，矫健的逆光的影向我走来。

“……你是新生？那边有迎新站……”他背着一卷行李，指着迷离的夜的远方。

瞬间明亮的凝视，通着南方、北方的问候。在那面飘扬的校旗下，我们静默地站定。

富丽的校车载着晚来的我和他，向西快速地驰去。窗外，光辉灿烂的长街，微微茫茫的高月……我想着未来的路。

他远远地离我，坐在车后的暗处。偶尔回眸，只望见两片闪光的镜片，镜片后的眼睛也在望着一个遥远的光明么……

难忘我们风光“颐园西子”的午后，他站在我们的队尾。蓦然惊诧前夜偶然的奇遇，向他投去一个惊奇的哂笑——我们一个班？！他望着我，一片漠然。鹰翅般翱翔的墨眉展示着他孤傲独立的伟仪，山峦般伟峻的鼻梁皱起一个冷毅的“川”字。冷峻雕塑着他的心么……

二

N姐，总也难忘我们青春不幸的岁月。

虚妄的狂热，蛊惑和诱骗、幽暗的心思加疯狂的极欲，把人类极多的美好碾成了齑粉。我心中宏大的母性的怜悯远去了，友爱远去了，理想远去了，

盲目的崇拜和神权般的信仰……

臂腕上佩戴起一截截血红……

一截截血红似一道道殷红的河，流淌着戮杀真理的血、流淌着戮杀感情的血，流淌着戮杀人类灵魂的血……有人戴那一截

红，标示“革命”，有人戴那一节红，强做“护身”……然而，他没有戴。

那个师范学院的女生离他而去了，离他的爱而去了，为了她极美的“革命”，为了他没有“红袖章”的标志。

秋高的月朗朗地辉照，借一缕苍茫的月辉，我默然地向他走去，我也没有红袖章……

他告诉我：“倘若人失去自我的思想和灵魂，权当行尸走肉了……”

他英俊的脸仰望着漾蓝的夜幕，流着苦汁般的辛泪；伟峻的鼻梁怆然向天，耸起陨落的企盼；鹰翅般翱翔的墨眉鼓翼着他饮啜的希望，他想起故土下沉眠的母亲，想起苍然衰去的父亲和父亲般贫瘠苦难的土地……

他问起我的父亲，问起那个无辜沉没的灵魂，我哭了……刹时，我心中宏大的、常常愿去抚惜别人的心突然消匿，我像一只可怜卑微的小鸡，需要母亲暖翅下的逸眠；我像一个孤苦飘落的孩子，需要大山伟岸的依傍。圆明园废墟的碑石上，我们的心走向凄苦的理解……他是我逸眠的暖翅，他做我依傍的大山。

“刀枪”的歌在远处响彻着疯狂和愚昧，我们没有红袖章……

三

……N姐，你断难相信纯稚而活泼的我，能与冷峻而独傲的他将命运结合在一起，奋然通达生活的彼岸。

每每静独的晚夜，我便忆念起那晚光辉的夜遇，忆念如风如雨的五年。幻梦般的岁月似绵绵的青烟，托浮我渺渺地顾往。我真不知那晚的初识竟真的铸成了后来至诚的歌；我真不知他独爱的嫉妒竟成了我深长的远梦，逗我于他怀中不羁的朗笑……